

刚好那时高为国为娶第 13 个小老婆与陈国辉发生一场吃醋争端，力量受到削弱，仕林村百姓趁此联合南安、惠安等县受迫害的百姓，组成民团向高军进击。尽管高为国在福州向国民党五十六师师长刘胡挺（和鼎）借来了 13 车军火，尽管高为国凭着密林和各种工事的抵御，终无法挽回他的失败。战斗一开始，双阳周围几十里山野闹翻了，高为国的住宅、军房、炮楼等被攻下。高为国之妻许燕和纪少白被杏村百姓击毙，纪猫同被民团逮捕在泉州南校场枪毙，王赞在惠安被当地人民推进水里毙命，匪营长高杨罗跑到惠安被人枪杀。高为国逃到福州，最终也被枪杀了。许复祥和高为国之子纪乃宗、纪春水把大批枪支、白银等藏在棺材里，投靠蒋介石去了。

（1965 年）

我在 1926 - 1949 年的经历

陈庆云

。

1926 年,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北伐,进攻驻漳州之张毅师。并分委高义、杨汉烈为东路军第二路、第三路指挥官。

当时我正在鼓浪屿养病,高义叫我出为组织旧部,委我为第二路支队长之职。

何应钦进军至福州时,令福建全省队伍齐开到闽县整编,并合编为福建新编军,谭曙卿为新编军军长。迨整编后,我即卸职回鼓浪屿休养。时为 1927 年。

至 1929 年,陈国辉来鼓探我,邀我到龙岩参观彼之新建设的中山公园及开辟的汽车公路。未几,陈国辉被红军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仅余败兵残卒六七百人退至同安。斯时我在同安城。数月后,陈国辉被海军陆战队及教导团进攻,彼即退至南安二十八都,过溪尾入诗山进占永春。当时陈来函招我到永春议事,我亦应邀,他以座上客优待我,每月发给我津贴费用 100 元。

至 1930 年卢兴邦在福州发动“一六事变”,陈国辉心动,即同我商量代表他到南平致函,欲归卢受编,并请卢发给步枪、机关枪及 10 万发子弹。

又一次,因五十六师(即刘和鼎师)陈万泰旅进军泉州,时兵至洪濂,与陈国辉驻地诗山接近。陈恐被进击,遂运用林曦民与刘部军官同学的关系,到泉与刘洽商双方和解各守防区。我亦被派为代表偕林曦民同往泉州晋见刘和鼎。此乃我第二次为陈国辉代表。

1935年,我赋闲于鼓浪屿,接好友吕渭生由广东来函,催我到广州充作福建军事代表,晋谒西南政府委员会军事长官陈济棠,请求派吕渭生为闽之司令官。盖当时西南政府是为倒蒋介石而由胡汉民与萧佛成、吕渭生、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组织,军事方面由总司令陈济棠负责。西南政府欲派一支军队入闽,萧佛成拟荐吕渭生充任,是以招我及张静山、吴鹏为惠安军事代表。我们3人到香港过九龙乘坐广九火车连夜入广州后,先至马坪岗吕渭生寓所,由吕率同我们到梅花村晋见萧佛成,由萧打电话通知陈济棠,约期会面。陈济棠越日上午派总司令部参谋长唐灏清到我们所寓之旅社招待我们,并约期同我们往梅花村晋谒陈济棠。

梅花村有4座大楼,为诸要人之私寓,居中两座是陈济棠和胡汉民,其左右是李宗仁、萧佛成。唐灏清于星期六坐司令部专车至旅社,邀我们3人同往梅花村。唐事先向我们表示:“陈总司令拟派人福建之军事人才已洽,是为前十九路军在沪抗日之旅长陈维远,现陈维远已卸职在广州,李司令(宗仁)也同意。你们若见到总司令的面,不要反对为妙。”

陈济棠一见我们之面,首先询问十九路军在福建为何被蒋介石打败及失败的经过状况,然后即谈彼要派一支队入福建,拟派陈维远为入闽之军事长官,征询我们意见。唐灏清在座暗示赞同陈维远,我们则既不反对,也不赞同,只谈及吕渭生之名而已。但陈济棠不以为然,遂向我们说明天他有紧要公务未能奉陪,由唐及副官陪请于太白酒楼。我们3人宴后将经过情况告知吕渭生、萧佛成。时萧佛成大为震怒,说:“那陈维远是唐灏清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同是福州人,此皆为唐之意见并荐于陈济棠。我本人偏不赞成。照我观察,若只我单独与之争执是无效的,我还是去请胡汉民先生来荐吕渭生。至于李宗仁是没有问题的,惟有你们明天再往香港晋见胡汉民,请胡先生打电话给陈济棠,止委陈维远之荐任,即改荐吕渭生。我修函给你亲自面呈。另修一函致香港中兴

旅社编辑黄绿萍先生,请他先行疏通胡先生,约定时间接见,你们方可便利。”越日下午,由黄绿萍引我们到胡寓铁门外(有香港政府派印度兵2名守卫)。入内月台楼下,又有广东宪兵守卫,二楼三楼均有胡的护兵手执驳壳枪及左轮枪把守。黄将我们带至四楼交与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由她引进至五楼,方始得见胡汉民。

胡汉民接见时礼待甚殷,初谈话就先询问福建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动用兵力攻打失败的情况。

我答述后,胡汉民又询问福建地区情况。尔后,他乃向我谈及:“接广州萧佛成先生来函,要我荐吕渭生入闽。因吕非军事人才,如荐他统兵,恐难得陈伯南(即陈济棠字)之同意。否则,福建同志我只认识吕渭生一人,且早年在菲律宾已与他结识为好友,余岂有不赞成之理?不过余的意见,要提荐一个最有军事常识的人。如荐与福建有历史上关系的许汝为(即许崇智)来充任这个职务,谅你们福建诸同志亦能赞成,余亦不怕陈伯南不赞同。你们可将此情回答吕、萧二位同志。余另修函给他们二位,如他们无异议,你们可派一人再来港携我的书信往上海去请许汝为来粤见余。”我们回到广州,将胡之意见告知萧、吕二位。萧、吕均同意。随后我们推举吴鹏前往香港,携胡函到上海面谒许汝为。

许崇智见吴鹏面后,坚辞不愿出山,且云蒋介石屡次请他出任军事指挥官,他都坚决谢绝,他当复函与胡汉民及萧、吕二先生以表谢忱。

吴鹏空手而归。我往广州任务至此告一段落。

当时我三人真是同床异梦,盖吴鹏乃被日本山岛大尉及土肥原收买的汉奸,而张静山是为厦门军统连谋做情报工作的。但我却蒙在鼓里,不知他们两人所做的勾当。适临回厦之前夕,吴、张两人外出,留我一人在旅社。时吴鹏有友林森木(台湾人)同宿旅社,林告诉我:“此次如回厦,你与我及老吴前往台湾机会甚好,吴到厦后将由山岛大尉带他去台湾晋见土肥原,你我同往定有好处。

因山岛大尉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已知道你是高义的旅长,能掌军机事务。我是日本领事馆的职员,此次我来是他派来的。”至此我才明白吴鹏的身份,以及日本人欲请高义前往台湾。

迨我三人回厦后,吴鹏遂去鼓浪屿日本盐田旅社会见山岛。次日吴约我同去高义寓所,欲邀请高义同往台湾见土肥原。而高拒不接纳,并云:“日本人欲以我们为猪,但我辈应当以他们作狗。”遂作罢论。数日后吴鹏果与林森木到台湾见土肥原。迨回厦时,厦门警察局局长沈覲康侦悉我们往广州,乃满布侦探要缉拿我们三人。吴先后匿宿日本洋行及台湾李良溪私宅和东南旅社谢阿发处,而张静山及我匿居鼓浪屿法籍黄仲训庄园(即日光岩下瞰青别墅)。一月后,吴鹏由厦再来鼓匿居日本盐田旅社,因知我两人住黄仲训花园,又幽雅又省费用,即移来与我们共住一处。又经月余,适张静山在夜间往龙头街吉春查探友,被沈覲康派探拿解厦门扣押,迨一星期后又将他释放出来,仍与我们同住瞰青别墅。据张所云:是彼之好友连瑶轩(即连谋之侄)出为他奔走,保外候查等语。至此我已恍悟他必是连谋之人,始得如此便宜。未几天有陈伙澄由惠安来探张静山及我。彼是我旧部属,亦与连谋甚接近。他将张静山的情况向我说明,又有吴鹏做汉奸出卖处境危险等语。

我越日与吴鹏会面,将陈秋澄所述言语为其陈明,并劝他何不回归祖国怀抱来做反间谍,将来岂不光荣,性命还可保全。吴听后答云:“唯无门可入”。越晨陈秋澄再来黄家花园相访,我将吴的情况告知,陈秋澄云:“吴如有决心,我就为他往福州接洽,定有成效。”我随向吴鹏说了,吴取出50元送给陈秋澄作旅费。陈秋澄于一星期后回鼓答复,说事已完成,将情况报请上级,须静候批复,并叫吴鹏仍须潜伏,不要暴露身份。再过月余,军统汇寄200元,交陈秋澄转给吴鹏充作津薪费用。吴得款后遂与张静山分开,迁居于林派宗楼下。9月某日,吴约我于是日下午往大德记后海滩

沐浴,同往者有厦门商报编辑传贵中。浴后欲归时突遇厦门警探将吴鹏扣押至鼓工部局,引渡过厦禁于警局,3天后解往漳州蒋鼎文绥靖公署。以后吴鹏再解何处及生死不知。

从此我与张分开各居一所。及后陈秋澄再来访我云:“你(躲着)是不成问题,可惜吴鹏过于忘形大意,以致引来杀身之祸。”我听后就暂不露面,经数月后果然安全无事。

迨至1937年,厦门市政府第一科科长陈式锐约我到厦门古城路彼之私寓见面,以我素与陈国辉旧部属熟识,意欲派我前往南安诗山侦查陈维金、彭棠、郑明滴的动作。至第二天我往陈寓,果有一位名郭德源的(即军统吴贞化名)同我到泉州镇抚巷36号会见庄华,给我一张驻泉防军钱东亮旅长签发的通行证(该证将我化名为陈少卿)。我即往南安诗山九都一带侦查,具报于吴贞、庄华两人。迨我回厦后,吴贞又来叫我往惠安蜂尾及萧厝侦查萧百川与日本人勾结走私情事。因知我在惠安旧部属很多,故运用我前往,并每月发给我津贴费30元。吴等知我贫困,每次都加贴舟车旅费数十元。

当时我经常往来于泉惠之间,以调查萧百川为主要任务。不意惠安县长高峰疑我为汉奸,报知钱东亮将我扣解至泉州旅部内设的石室监狱。一星期后吴贞知情,即将我提出了死囚牢,软禁于旅部特务连,告知我钱东亮现往永春、仙游巡防,须等其回家由他审问后,才能为我保出。

我囚于特务连内十多天,每天早上看见该连排长带上兵前往东门外作防御工事。他们其实是去开掘活埋坑,至夜间10点钟后将押在石室及监狱之犯人押上汽车去活埋。迨钱东亮回泉就将我提出审问,我供出前来晋南惠工作任务经过,而钱仍叫我在特务连候查。过3天吴贞才来将我释放到镇武巷庄吴寓宅,并同我商量,要我仍往厦门工作,并在《泉州日报》发表我逃脱的消息,使日本人对我不疑。我以家眷自厦沦陷后已用小船搬回家乡居住,若单

独往厦恐日人难以信任,且尚有老母年70余岁在堂为由,坚辞不去。吴答容后再行研究,叫我暂留泉等待消息。

数日后,吴贞再对我云及,钱东亮要我往金门工作。我一时失色惊问:“金厦都已沦陷,叫我焉能到金门呢?”吴为我解释说,金门现是指大嶝、小嶝、莲河、郭任、奎霞、水头、石井一带地区,设有金门县政府于大嶝,候收复大金门。要我即刻前往莲河接谢桂成的工作,因谢另有重要任务。

我即遵照前往莲河会见谢桂成,谢即带我到大嶝(所谓金门县)介绍与金门县长萧炳荣(闽西长汀人)及警察局长会面后,我就在莲河负责大小嶝及下南安一带情报工作,限3天汇报一次。于是莲河至大小嶝、东园、石井之地区,我每天奔走不停寻材料。数月以后因接家书称我母病笃,我急请假回家(即诗坂社)探母。只五六天母病故,我遂辞职在家治丧。母逝家中仅有9块钱,幸族亲老少同情赞一切丧费,并献地代做坟,且日后时常接济粮食,至今尚感激不忘。

后来我向族亲商量借数亩田地,自行耕种,适逢我内侄林鸟若自潘涂村逃避壮丁来匿我家,与我妻共同帮耕,聊以度日。

1940年,同安县长李品芳聘请几位地方人士为县参议,我亦被聘,月给津贴费20元。

1941年胡邦宪来接李品芳之县长职。胡初到同安未接任之前,就到我住宅访我,自此经常与我来往。

胡邦宪视事后,忽时局紧张,谣传厦门日军要来进攻同安,民众一日数惊。县政府之公文要件及南洋捐来之药品、监狱之犯人均迁移到五峰。胡邦宪每天与我相处,每月也以县参议薪津40元优厚待我。胡还同我到五峰、竹山造水等匪穴,收编吴魁等诸股匪,为县自卫队,得以巩固大后方。

1942年胡邦宪离职,换蔡如海来同安接任。

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往厦门与友人合营些少商业。

1948 年秋后,陈荣芳任厦门市市长,以市政府名义荐我任厦禾鼓酱油厂监察员,每月坐领干薪 50 元。迨 1949 年 4 月份止,停给我的干薪。

林寿国统治福建半壁河山始末记

林 筹 林春霆 林 珊 伊华眠 林信祺(执笔)

林寿国,别号玉田,出生在仙游城关下街林村。本姓曾,因随其母改嫁象运村林姓,乃姓林。少时,在私塾念书2年,即跟继父林坤在城关田垌底开羊肉铺,并与莆田朋友合伙,在平海一带经营帆船生意,时常往来平海等处,采买羊、猪等牲畜,运回仙游宰卖。有一次,因款项失落,疑为当地乡民偷去,乃向莆田笏石警察所及莆田县政府控告,株连乡民被办,弄至鸡犬不宁。1918至1919年间,莆、仙民军蜂起,笏石村被害乡民有的投入莆田陈光裕部。该部于1919年开来仙游,有人遂趁这个机会,企图报复林寿国,林无奈,乃投向民军首领也是他的族亲林安国请求保护。这时林安国任援闽粤军团长,驻扎西门后庵,田垌底属他势力范围,林寿国羊肉铺得以无事。经过这次教训,林寿国认为掌握枪杆要紧,他除在经济上随时帮助林安国军需急用外,并将与人合营的帆船卖掉,购买枪支,投靠林安国。这年,林安国借联族谊为名,在林姓乡村筹枪派饷,先后成立所谓溪头连、白塔连、西头连、金井连等队伍,武力迅速增长,因得升编为统领。李镇国(即李茂)任其辖下第一营营长,陈国璋任第二营营长,还有许多林姓组成的队伍,各挂独立连名义,不相隶属。后来,诸多林姓队伍要求合编为一个营,营长必须姓林的充当,林寿国因得充任营长,是为第三营。所部有林吉庭、林在、林元圃、彭棠4个连。林寿国就是从此发迹,由营长而团长、旅长,扶摇直上的。

1918年秋,许崇智率粤军入闽,攻莆田不下,一路出永泰进窥